

Robert Vannoy 博士，旧约历史，第 25 讲

© 2012, Robert Vannoy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博士

宣讲历史叙述 - Gen. 24

### 3. 亚伯拉罕的失误、失败、缺点

我们在“亚伯拉罕的失误、失败、缺点”下讨论了亚伯拉罕和第三点，而我刚刚开始周五的最后时刻对创世记 16 章亚伯拉罕和夏甲发表一些评论。我们注意到，在创世记第十六章，由于她仍然不生育，十年过去了，撒拉把她的埃及奴隶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夏甲怀孕生子，所以这个计划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成功的。但你在本章中进一步读到，它给撒拉和夏甲之间以及撒拉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你读到第 16 章第 4 节，“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夏甲见自己怀了孕，她的主母在她眼中被藐视。”第 6 节你读到，“亚伯拉罕对撒拉说：‘看哪，你的女仆在你手里；随心所欲地对待她。当莎拉严厉地对待她时，她就从她面前逃跑了。’”因此，这些问题被引入，我们发现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并不是应许之子。在十七章二十节，神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以实玛利，我已经应允了你。我赐福给他，必使他生养众多。”他必生十二位王子，我必使他成为大国。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因此，在 17:21 中，它非常明确，应许的路线不是通过夏甲通过以实玛利，而是通过撒拉尚未出生的以撒。以实玛利的家谱记载在第 25 章第 12 至 16 节，其中你读到：“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他是撒拉的

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然后你就得到了以实玛利的线。但就圣经而言，这成为此类死胡同之一。

## 神对亚伯拉罕的话

连续的谱系将经过以撒，所以你在创世记 25:17 中看到：“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这就是贯穿《创世记》的叙事线索。现在对此进行进一步评论。沃斯在他的《亚伯拉罕的圣经神学》中说，“亚伯兰不被允许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资源做任何事情来实现摆在他面前的应许。”因此，在与亚伯拉罕生平相关的事件中，我认为圣经材料中最突出的是上帝在工作，并且在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实现应许方面存在着严格的超自然主义。以实玛利的后裔通婚；在创世记 28:9 中，你读到：“以扫去了以实玛利那里，娶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儿子的女儿玛哈拉为妻，尼拜约的妹妹。”因此，你可以在以沙玛利和以扫的后裔之间找到联系，我认为阿拉伯国家就是从这些人中找到的。那么米甸人呢？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后来的妻子基土拉的后裔。他娶了基土拉为妻，名单上的人物有很多。在创世记第 25 章第 4 节的第一部分，你看到那里有许多民族是基土拉的后裔，其中包括米甸人。所以它与亚伯拉罕相关，当然还有来自罗得的亚扪人和摩押人。因此，你可以通过以色列人、亚扪人、摩押人、以实玛利人、米甸人等找到这些近亲民族，他们通过某种联系追溯到亚伯拉罕的家族。

## 4. 亚伯拉罕对我们的意义

## A. 救赎=历史意义

好吧，第四个是“亚伯拉罕对我们的意义。”我那里没有任何要点。在这个标题下我想做的是给大家提两个分点，然后讨论一个我认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历史叙述、意义、意义等等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事情。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根据这个含义，A. 将是“救赎历史意义”。我认为当你看这些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时，你必须牢记救赎的历史意义。这很重要，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选择向他作出应许并最终为基督的到来准备道路的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并通过亚伯拉罕工作来实现救赎的目的。因此，在亚伯拉罕和他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工作，制定了他的救赎计划。当然，创世记 3 章 15 节中的应许“女人的后裔最终要击碎蛇”是起点，而亚伯拉罕正是实现这一应许的人。神正在努力救赎全人类，以实现他在创世记 3:15 中对亚当和夏娃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救赎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当你看亚伯拉罕的叙述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 b. 示例性或说明性意义

B. 是：“具有示范性或说明性意义。”我的意思是，亚伯拉罕可以被视为信心和忠诚的典范。我们可以将亚伯拉罕视为一种榜样，作为我们的榜样，新约在罗马书 4 章、希伯来书 11 章和雅各书 2 章中都做到了这一点。亚伯拉罕被视为有信心的人的典范或榜样，他在我们可以效仿这种感觉。在这方面，他可能和其他《旧约》人物一样被使用。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可能是这方面的重要人物。

## 救赎性历史与历史部分的说明性视角

但我认为，在倾向或意义方面需要牢记两件事——救赎的历史意义，以及说明性或示范性的意义。现在，我想在本次会议的剩余时间里以更一般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在这门旧约历史课程中，我们感兴趣的是救赎性历史观点与历史章节的说明性观点。如果你要就圣经历史章节中的历史文本进行讲道，你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如何进行呢？这段历史或叙述文本的含义是什么？今天的意义何在？当然，当我们想要宣讲任何圣经经文时，我们都想传达神为他的子民放置的信息。我们不想用文本作为我们自己想法的借口；我们想要传播这个词。现在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宣讲历史文本不仅仅是简单地重述圣经故事。换句话说，我认为圣经历史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而不是像这样的课程，即圣经调查课程或主日学课程，你基本上对内容感兴趣，重述故事。对待圣经历史的方式应该与讲道上的方式不同。

就拿创世记二十四章来说，亚伯拉罕派仆人到美索不达米亚去，为以撒娶了一个妻子，在井边找到了这个女孩，当然他事先就向上帝祷告过。主啊，出来给他水和牛的人就是那个人，她同意回去。利百加回去并与以撒结婚。如果你以创世记 24 章的那一章为例，关于该章的讲道不应只是简单地复述叙述。我认为，如果你正在准备一篇关于该段落的讲道，你必须问一个问题：在这个故事中，上帝向今天上帝的子民传达了什么信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提出问题比回答容易得多。如果传教士只是告诉他的会众以撒如何找到他的妻子，或者更

准确地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如何为以撒找到妻子，我认为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还有更多。

一位荷兰教授说，传讲旧约圣经不仅仅是重述历史，无论人们能够做到多么戏剧化和令人着迷。有些人非常擅长以戏剧性的方式重述故事。旧约确实讲述了历史，但在这段历史中，它让我们了解神赐给他子民的特殊启示的重要性和意义。旧约历史同时预言。从本质上讲，我们的预言性讲道对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需求和问题有很多要说的。所以他说这不仅仅是故事。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圣经中的历史文本对我们有很多话要说。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得到消息？这就是困难出现的地方，我并不声称拥有解决困难的所有解决方案，但我想重点关注这里的问题。

圣经中的故事将我们置于与今天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这是传讲旧约历史文本的问题之一。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我们如何从这些古老的故事中理解神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处境的话语？必须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故事中的内容、其中所包含的信息转化为我们的处境。我对此没有异议。我认为这是对的，但问题仍然是：你如何做到这一点？

#### 创世记 24 章使用寓言的方式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使用了各种方法。也许第一个可能被提到的方法，当然也是早期教会广泛使用的方法是寓言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作用是将圣经故事

精神化，因此历史事实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他们成为了更深层次的精神真理的承载者，这才是当时被认为重要的。这种方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并且被许多教父所遵循。今天它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我们仍然会遇到某些形式的它，但它并不是今天广泛使用的东西。

让我再用创世记 24 章—以撒婚姻的故事来给你举一个例子。通过寓言的方法，故事的事实成为更深层次的精神真理的承载者。一些例子如下（这是来自不同人的）。以撒成为基督的形象，娶了他的新娘，即以利百加为代表的教会，成为这种象征。亚伯拉罕的仆人—可能是以利以谢，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为以撒争取了利百加，他是一位传道人，他必须通过宣扬上帝的话语将教会的成员带到基督面前。利百加每天到井边打水，意味着教会必须每天从神话语的井里取水而活。那些不能自己打水而必须有人给他们水的骆驼，是那些自己不能使用神话语而必须接受教导的人。利百加从以利以谢那里收到了耳环和手镯，这意味着教会将通过宣讲圣言而被耐心和坚持的美德所装饰。利百加遇见以撒时下了骆驼，这意味着教会在遇见基督时必须除去罪恶。您注意到图像可以切换。骆驼一度代表那些需要接受圣经教导的人；有时它们是罪的形象，信徒可以与之分离。用这种方法不会打扰人们。其他人在骆驼中看到了律法的形象，因为以利以谢带着十只骆驼上路，这可以代表十诫。由于骆驼的饮水能力很强，而且几乎没有足够的水，因此法律从来没有说“够了”。人永远无法满足法律的要求。这种对文本的处理确实使其具有相关性，使其与时俱进，但当然基本问题是：文本是这么

说的吗？这就是上帝给我们亚伯拉罕、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的原因吗？这种寓言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你知道，在早期教会中，这种讲道方法很常见。

通过对此的评论，我认为我们对此有点微笑，尽管我们确实以不那么激进的形式遇到它——也许不像我提到的一些观点那么激进，但我们今天确实时不时地遇到这种情况。我想很明显的是，这种方法与圣经的解释或解释无关，无关。这纯粹是eisogesis，或者将事物读入这些故事中。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通过不同解经者提出的不同类比来使圣经意味着或说出几乎任何事情，这表明你可以从同一文本中得到完全不同的信息。我认为这不是听圣经，而是听圣经。它是将信息强加在圣经上，有点利用故事来传达你从其他地方得到的信息。故事的事实不再重要。真正的信息通过类比的方式变成了精神理念，并强加于文本。所以我认为文本的真正信息丢失或模糊了。

这并不是说圣经中没有寓言，因为确实有。但我认为它发生在哪里是很清楚的。以赛亚书 5:1-7 中主葡萄园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葡萄园被耕种，周围建有树篱，代表以色列。以西结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于是就有了寓言。在那里，你处理的不是历史事件或故事，而是某些事实以图像或数字的形式呈现。我认为将旧约叙述简单地视为寓言是不合理的。

创世记 24 章 使用典范方法

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为了理解今天的意义，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几年前，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年，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荷兰，神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特别是关于所谓的典范讲道与救赎历史讲道中的讲道学问题。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传道方式？我们是从救赎的历史角度讲道，还是从典范的历史角度讲道？不幸的是，我认为这两者不一定必须相互对立。在那场辩论中，有人要么支持一方，要么支持另一方。

但模范讲道是将圣经故事作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行动的例子讲道。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旧约》中各种人物的罪孽是我们不应该遵循的警告。我们不应该陷入和他们一样的罪恶之中。许多旧约伟大圣徒的信心、祷告生活和善行都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因此，模范讲道基本上遵循这种模式：像这个人那样做，或者不像那个人那样做。

现在再次回到创世记第 24 章，看一下该段落的典型使用示例。亚伯拉罕希望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但他不希望以撒娶异教徒迦南人的女儿为妻。他希望他能娶一位来自哈兰家乡的妻子，那里对神的崇拜是众所周知的。于是，他派仆人到哈兰去寻找妻子。模范方法会说，今天的父母必须注意他们的孩子不要与世界上的同胞或女孩结婚，而是与其他信徒结婚。这当然很重要。根据你如何看待创世记 6:1-4 这段经文，有些人认为这里的问题是当时邪恶的一个例子，可以在异族通婚中看到一敬虔的人与不敬虔的人结婚。

但亚伯拉罕担心这个吗？现在，如果有人反对说，在亚伯拉罕时代的文化中，父母对婚姻的看法是很常见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父母对于孩子嫁给谁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你可以回应说，也许我们的系统不对。也许我们系统的结果说明了问题，也许家长应该做更多的事情。难道我们没有义务效仿亚伯拉罕吗？

关于创世记二十四章，有些人会说的另一件事是祷告的问题。仆人来到哈兰，祈求上帝的带领。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求你使我今天顺利，向我主人亚伯拉罕施恩，”然后他请求一个征兆，“让女孩来到水边，做这件事，这件事将是你所选择的。”女孩来了，她为他和他的牛打水，然后就表明寻找终身伴侣应该是祈祷的事情。仆人祈祷，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包括父母为孩子祈祷。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但这就是文本告诉我们的吗？

在创世记24章中，有些人可以更进一步说，利百加不仅愿意给亚伯拉罕的仆人喝水，而且还给骆驼，这教导我们，我们的女儿应该渴望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他们不仅必须为自己而活，还要以快乐的服务将自己奉献给他人。看，你可以从利百加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方式中得到一个行为原则。在以撒婚姻的故事中，你可以找到很多可以从中汲取的教训或例子。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些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敬虔实践中。

## 任意反对

现在反对这种处理，如果你当时就离开对文本的处理，就会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这来自于范例主义与救赎性历史方法的争论。首先，这种方法存在任意性。问题是，你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榜样，什么不作为我们的榜样？有人可能会说，结合创世记24章，今天的一个人或女孩应该向主求一个兆头，以便知道他们遇到的人或女孩是否是主想要成为他们的伴侣。本章的这一部分是否也是我们今天的榜样？这就是你选择伴侣的方式，向主祈祷，然后让来的人做任何事，那就是上帝所选择的人吗？你们有不同的意见，今天有些人认为这作为一个程序没有问题，但另一些人会相当强调，既然我们拥有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就要求这种特殊的启示是不合适的一这是自以为是的。正典已关闭，启示也已停止。启示伴随着救赎；这不是个人主义的事情。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决定使用什么作为典范，什么不使用？我们用它的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如何决定呢？因此，如果你就这样留下的话，那么这种消息中就会有一些任意的东西。

## 人类中心论的反对

这种方法的第二点是它倾向于以人类为中心。宣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是很简单的。存在着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危险，在只关注经文这一方面的讲道中对这类事情进行道德说教。然后你不断地用不同的圣经人物来衡量自己：亚伯

拉罕、雅各、彼得和马利亚。您将它们作为可以遵循或不可以遵循的示例。现在，在我看来，反对意见并不是说它本身是错误的——它有一个地方——但如果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那么反对意见是，这样一来，上帝本身和他的伟大作品可能就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重点。这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你必须记住，这些故事确实涉及到人，但上帝在这些故事中工作。你不想失去这种观点，那就是救赎的历史观点。但如果你只是以典范的方式对待经文，会众可能在上帝为他子民所做的大事和行动中看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事。这确实是圣经故事的全部内容。圣经历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亚伯拉罕、以撒或其他任何人所做的事，而是神已经做过并且仍然在做的事情，因为它是救赎的历史。

#### 创世记 24 章使用救赎历史的讲道

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人提倡救赎性历史讲道，而不是所谓的模范讲道。这就是讲道，首先试图强调圣经所记载的事件在救赎启示历史中的地位。这个故事在启示的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当然，在启示和救赎的历史中，你会遇到一些人做了什么或不做什么。历史基本上是人类做过或没有做过的事情的记录，但在圣经历史中，不仅仅是人类所做的事情，因为在圣经历史中，你也面对神的历史。神正在工作。这是他的行为的历史，他的行为在人类的历史中变得可见。这是一段指向基督来临的历史。我认为会众在遇到圣经中的历史文本时应该看到这段历史，因为神的子民从圣经故事中学习了解神是谁，他应许了什么，他做了什么，

以及他如何与人相处。正是在这段历史中，历代上帝子民的信仰奠定了基础。我们的信仰植根于那段历史。因此，上帝子民的生命源泉就在这段历史中，而不是在律法主义或道德主义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记二十四章，以救赎的历史方法。我想我们会说，在以撒婚姻的故事中，我们首先必须看到神所做的工作。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上帝正在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他们将成为伟大民族的祖先，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将因此而受到祝福。这预示着基督将来来到世界。当然，如果没有人们的信心和祈祷，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和他仆人的祈祷以及所有这一切，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神在实现他在创世记24章中的应许中的工作。我们主要不是要看到亚伯拉罕、仆人、丽贝卡或其他任何人。我们应该看到上帝在工作，而婚姻只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伟大工作的一小部分。他将人纳入这项工作的事实，他使用人的事实，他更新人的事实，并最终着眼于人的拯救，这一事实是令人谦卑的，也是有理由赞美上帝的。在我看来，看到上帝在历史中工作，就足以给上帝的子民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仅此而已。这并非无关紧要。知道他仍然使用人，他主持婚姻，他现在像以前一样遵守他的约，可以激励我们以顺服和信心事奉上帝。所以我们不只是收到圣经中的例子；我们还收到了圣经中的例子。在这些故事中，我们揭示了上帝本人、他是谁以及他如何工作。即使在今天，这位神仍参与我们生活的所有细节。

## 典范性和救赎性的历史讲道

现在我认为没有必要看到典范主义和救赎性历史讲道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我们清楚地看到圣经中的例子。我认为问题在于，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典范主义与救赎历史的观点是分离的，你得到的关于旧约故事的信息纯粹是道德主义或典范主义的，而不是试图将它们与上帝启示救赎的伟大工作联系起来。

## 示例性方法的统一问题

这种纯粹的范例或说明方法的弱点在于，它倾向于将圣经理史简化为许多独立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例子，但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这一事件在正在进行的救赎历史运动中的地位或作用。这往往会孤立每个小故事。

我认为圣经的历史叙述应该被视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最终来到基督面前的救赎历史中的统一性。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以典范的方式对待圣经的人不认为基督是圣经理史的中心点——他们确实如此——但重点是，在他们的讲道方法中，这一点并没有变得明显。另一方面，一个从救赎历史角度工作的人不必否认圣经理史中的许多事件都被记录下来作为我们的例子。但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关心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如何？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它们可能是一个例子，但这必须与救赎历史的观点相关。

我想把这与回到创世记 24 章联系起来，与你在救赎历史角度看到的那个标志有关。在我看来，这种方法的持续有效性随着经典在精神上的完成而终止。

那时我们还没有圣经正典，而这个符号也有不同的功能。但重点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些故事视为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作为说明某些真理的寓言。

### 圣经教义部分与历史部分的关系

这就提出了整个讨论的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值得思考一下。这就是圣经教义部分与历史部分的关系。我想，如果你稍微反思一下，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学说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而不是相反的。换句话说，在圣经中，历史是教义的基础。现在，如果你真正理解了这一点，那么你就不能仅仅将历史视为说明性的。这可能是说明性的，但远不止于此。历史不仅阐释教义，而且还为教义提供基础。

如果你把圣经的历史部分当作说明性的，那么事件是否发生其实并不重要。考虑一下。寓言或寓言可以传达相同的信息。如果你把《圣经》历史简单地当作说明性的，你可能会同意维尔豪森批评派的 SR Driver 的观点，他说：“这些叙述中有多少是严格历史性的，有多少是由于流行的幻想或修饰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可以说，但这些叙述的重要性和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所展现的性格类型以及道德和精神教训。它们是否严格地属于历史，可以由此推断出来。”族长们是信仰和善良的典范，但有时也是不配和失败的典范。你看，对于德赖弗这样的人来，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找到好的例证和好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坏的例子。现在对于

德赖弗来说，这些故事是否讲述了正在展开的救赎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他只关心宗教或道德课程。他失去了看待这些事件在救赎历史中的作用和功能的视角。这些事情很重要，它们已经发生，它们是神启示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但你看，德赖弗的信仰并没有植根于历史。对于德赖弗的观点来说，历史并不重要；历史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的信仰是。

对传讲历史文本的进一步思考

看看彼得和保罗的讲道。他们做了什么？基本上他们讲述了救赎历史过程中的行为。他们回溯旧约圣经中应许的脉络。我们需要看到神如何在圣经所记载的事件中，以启示性的救赎方式来工作。如果你只是想吸取教训，你可以从伊索寓言中讲道，并在许多情况下提出同样有效的观点。现在，这并不否认某个教义或真理可以从历史记录中得到说明。雅各书 1 章 6 节的讲道“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可以用约翰福音 20 章中多马疑惑时的故事来说明。您当然可以合法地这样做。但如果你寻找这样的例证，你不必局限于圣经。你可以查阅教会历史并找到其他同样有效的例证。所以你可以用历史文本来说明教义文本。但是，如果你选择一篇历史文本或讲道来宣讲，在我看来，你必须完整地看待它，在救赎历史的背景下，并试图从这个角度找出其意义。所以它不仅是说明性的，尽管它可能是说明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启示救赎的进展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好吧，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我想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因为我认为反思其中一些问题很重要，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如何从今天的这些历史叙述中获取相关性。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救赎历史观点，我认为这是非常清楚的。旧约中的其他一些叙述则不太清楚，有些甚至显得相当晦涩。你真的必须努力弄清楚它是如何插入的、如何适合的，并且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想出一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只想提一下，如果你开始查看评论和出版的材料，那么从这种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大多数是在其他方向，从说明性范例的角度来看，尤其是讲道书籍。它们充满了说明性、典范性的观点，而很少有救赎性的历史方法。

我认为，它成为说明性或典范性的方式总是必须放在救赎历史功能的背景下，因为否则很难在如何使用说明性功能时不武断。当然它是合法的，并且有很多文本教导这一点，但我不能给你章节或诗句。还有其他问题或意见吗？

好吧，我想我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明天我们将继续以艾萨克大写 E 为题。

黛安·塔尔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艾米丽·麦克亚当

由特德·希尔德布兰特重新叙述

